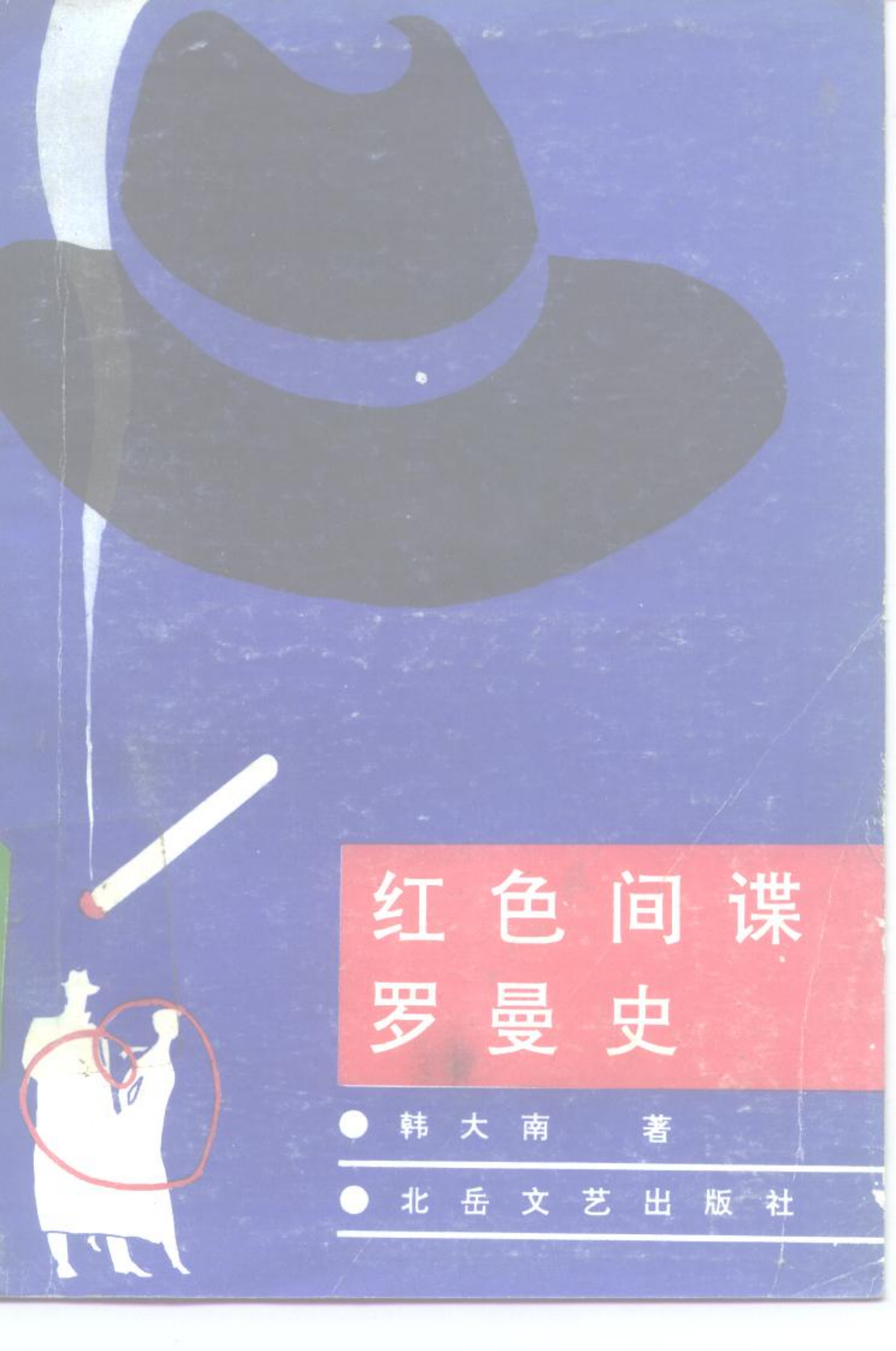




红色间谍 罗曼史

● 韩大南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红色间谍罗曼史

韩大南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39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378—0698—5

I·676 定价: 6.5元

目 录

第一章	神圣的使命.....	(1)
第二章	风雨太原行.....	(18)
第三章	“采访”风波.....	(33)
第四章	咫尺天涯路.....	(60)
第五章	夜袭调统室.....	(84)
第六章	不甘寂寞的心.....	(100)
第七章	歧路亡羊.....	(122)
第八章	愤怒的神女.....	(142)
第九章	银汉迢迢.....	(162)
第十章	真假俘虏.....	(178)
第十一章	情急智生.....	(191)
第十二章	风云突变.....	(214)
第十三章	奔泻的情川.....	(232)
第十四章	傲骨柔肠今，佳丽.....	(248)
第十五章	胜利在望.....	(276)
第十六章	黎明前的黑暗.....	(292)
第十七章	壮哉！馥芝.....	(310)
第十八章	悠悠离恨天.....	(333)
后 记		(353)

第一章 神圣的使命

—

黑沉沉的浓云，在万里长城上空滚动。一条连结塞内外的交通孔道——平绥线，在八达岭脚下被战争狂人蛮横地切断了。

苦难的中国人民，似乎永远挣不脱战争魔影的纠缠。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两个月，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和平之神，正在降临人间。这时，蒋介石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在盟邦代表魏德迈将军和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达成了《双十协定》。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即被蒋介石撕得粉碎，这些写着“和平、民主、团结”的碎纸片腾空而起，化作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黑压压的使人透不过气来。

八达岭的关隘青龙桥，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分界线，也是军警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此时关隘内外，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内战之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站台上的几棵老榆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清冽的山风中

摇曳。站台一侧竖立着詹天佑铜像，这位平绥铁路的设计师，昂然凝视着长城内外的苍茫景色，似乎在冷眼静观这历史风云的变迁。一列从北平开出的客车，突突地开进青龙桥车站，机车喘息着喷出白色的汽团，象一条疲累的巨龙停靠在站台边，打破了车站清冷、肃静的气氛。

青年祁庚和他的恋人芮岚小心翼翼地跟随旅客，走上站台，在军警的吆喝下排成长队，向着卡口缓缓移动，等候检查。

祁庚今年二十一岁，身材颇长而壮实，戴一顶赭色罗宋帽，穿着咖啡色棉袍，风尘仆仆的脸庞透着英气，看样子很象商店的少掌柜。他和芮岚是第一次涉足长城脚下，此时，他虽漫不经心地观赏着蜿蜒起伏的长城和神采奕奕的詹天佑塑像，却神情专注地想着怎样顺利通过戒备森严的检查口，安全到达解放区。

跟在祁庚身后的芮岚，蒜头鼻子鹅蛋脸儿，长长的睫毛单眼皮儿，鼻梁两边有几颗雀斑，但却生着一张调皮而性感的小嘴儿。她按照祁庚的化装设计，今晨出发前破天荒第一次轻扫眉黛，薄施脂粉，头上包着花头巾，上身穿一件紫绛色丝绸大襟棉袄，下身是黑色织贡呢摔腿裤，一眼看去象个新婚不久的小媳妇。这个阔小姐出身的大学生，自以为前有祁庚领头，后有城工部交通员魏大叔的保护，心里并不过分紧张，反而认为自己的化装很成功，象演戏一样的有趣。诚然，由北平出发时，老交通魏大叔向他俩介绍过情况：这趟客车挂八节车厢，下来的人多，检查口的国民党军警来不及一一详查细问，只要沉着、大方地应付，是不会出问题的。因此，芮岚很笃定。生活经验比芮岚略为丰富的祁庚反而心

里象打鼓似的怦怦乱跳。

出站往西大约半华里的地方，一溜铁丝网和“拒马”把青龙桥和康庄隔断。旅客从卡口鱼贯而过，忽然，两个年纪和祁庚相近的旅客被拉出长队，一个军官咋唬着检查证件，搜查包裹行囊。

祁庚看在眼里，尽量克制着心中的不安，背着包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终于顺利地通过卡口。芮岚空手紧跟在他的身后。

“喂！喂！小娘们儿，你的行李呢？”一个佩戴少尉军衔、流里流气的军官眼睛色迷迷的盯着芮岚。

芮岚有点儿紧张，她扬起下巴颏，用手指了指已经过了卡口的祁庚，没有搭腔，手腕上的女式金表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问你话呢，你鼻子底下，下巴颏上面是什么？”少尉显然对她的手表发生了兴趣，关照身旁的女警：“检查一下，看她还带着什么东西？”

女警把芮岚拽过来，从腋下一直摸到胯根和下身，没发现什么，向少尉摇摇头。

她被这个少尉军官的揶揄一时搞懵了，醒悟到自己被打趣时，又是气恼，又是反感，一向骄矜的她，从未受过这样的人身侮辱，紫涨着脸低声说：“在前头，我男（Lón）人拿（Ló）着哩。”

“长官，对不起，她是我屋里人，行李在我这儿呢。”祁庚看到军警查问芮岚，吓了一跳，他赶快转过身，举起包袱摇晃着，笑着对那个少尉打招呼。

“哎哟，王排长，老没见您哪！”跟在芮岚后面的魏大

叔急忙插上来，一口京片子同那个少尉军官打起哈哈来，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两包骆驼牌香烟：“您抽这个，从天津带来的。”

“走你的！”少尉军官不耐烦地挥挥手，放芮岚过去，嘴里还自言自语：“南蛮子，小脸蛋怪俊的，还带着手表呢。”说着对魏大叔咧嘴笑笑：“我说魏掌柜，下次多带几盒来，给我们哥儿几个抽抽。”

“好味，我记着呢。回见吧您哪。”魏大叔向少尉招招手，泰然走过了检查口。

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路，直到芮岚看到穿灰布军装的八路军游动哨和墙上的标语，她才舒了口气，拍拍心口对祁庚说：“真倒霉，差一点把我扣下来。”

祁庚镇定下来，重新咀嚼方才少尉军官说的话，他心里逐渐明白了：很可能是芮岚的金表惹出的麻烦。北方的家庭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少奶奶，戴戒指、镯子的多，极少有人戴手表，他责怪自己粗心和缺乏经验，对穿着打扮的社会化注意不够。为了缓解芮岚的惊悸情绪，他拍拍她的肩胛，笑着说：“不要紧张，‘小娘们儿’，这不过来了吗！只怪你打扮得太漂亮啦，才惹得丘八们‘吃豆腐’。”

“人家都吓死啦，你还开我的玩笑！要不是魏大叔给岔开了，他们说不定还要找麻烦呢。”

“谢谢你，老魏同志。”祁庚向走在后面的交通员握手致谢，被魏大叔制止了：“没什么，这是我的任务。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各走各的，不要说话。”他说罢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康庄。

祁庚和芮岚来到康庄车站的进口处，见魏大叔同一个穿

蓝布制服的男同志，说了几句话就默默地走开了。穿蓝制服的同志热情地迎上来，同祁庚、芮岚紧紧地握手：“我是城工部招待科的小赵，从张家口赶来接你们的。”三人边交谈边走进候车室。

塞外的大地还没有复苏，从闷罐子车厢的小木窗向外瞭望，旷野灰茫茫的，一片萧索景象。然而，祁庚和芮岚心里却暖洋洋的。火车在夕阳余晖中到达目的地张家口，三人出站走进城门。

祁庚和芮岚离开母校F大学时，侵华日军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他俩从山城重庆出发，经过千山万水，辗转来到张家口时，已是1946年的早春二月了。在此期间，内战打打停停，此起彼伏，祁庚原有的和平建国理想，实际上变成虚幻的浮想。他和芮岚怀着执着的追求，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新天地，好象流浪儿回到母亲身边，内心充满了欢愉。

小赵把他俩带到城工部招待所，指着一间清洁明亮的客房亲切地关照：“二位就住这儿。”他说着打开房门，这是一间有双人床的住房。”

“不，分开住吧。”死心眼的祁庚认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还不算“合法夫妻”，自然不便同居一室。

“别麻烦小赵同志啦，这儿蛮好的。”芮岚窃笑着瞟了祁庚一眼。

机灵的小赵两眼忽闪着，笑嘻嘻地端详着他俩：“两口子嘛，还是住一块儿方便。你们先洗个脸，然后我领你们吃晚饭。”说罢便转身走开了。

“小赵同志，我们……”憨实的祁庚喊着追出去，小赵已不知去向。

芮岚把祁庚喊回来，关起房门，抓着祁庚的双臂，盯着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北方大汉，好象在欣赏他的雄性美。她无限亲昵地说：“大祁呀，看你那个傻样子！”

在招待所的几天内，城工部刘部长会见了他们，作了亲切的交谈。边区党委秘书长设宴招待了包括他俩在内的一批从平、津等大城市来的青年。他们还多次参加晚会，观看了“火线剧社”演出的《白毛女》、《赤叶河》等歌剧。在梦一般美的世界里度过了新鲜、兴奋、欢快的一周后，他们接到通知，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这所学校实际上是延安的“抗大”和“鲁艺”在张家口的分校，教员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革命的风云人物。

他们来学校报到后，祁庚分到中文系，芮岚分到外语系，分别住进男女生宿舍。穿上了男女一体的蓝色棉制服。这里虽然设备简陋，生活清苦，但同志之间充盈着革命的团结友爱精神。祁庚和芮岚决心在这里学习，寻求世间的真理和人生的意义，决心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播种，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二

华北联大的校址在东山坡，一律日本式的房舍。祁庚和芮岚在这里度过一个多月紧张而艰苦的学习生活，塞上的原野已步入真正的春天，校园里的白杨、槐树绽出新枝嫩叶，房舍背阴处的残雪已经消融。这天正好是星期六下午，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他俩相约到城外，沿着长城旧址漫步。

“芮岚，报社编辑部的同志见我能写写文章，他们准备

和联大领导上联系，调我到报社工作。”

“太好了，如果调你到报社工作的话，我们就算是‘定居’下来啦。”芮岚对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她渴望安定下来，与祁庚朝夕相聚。

祁庚拉着气喘吁吁的芮岚，登上了长城之巅极目远眺，干涸的洋河绕过青山，消失在茫茫的天际；朵朵白云似的羊群在广袤的大地上游动，偶而传来牧人高亢而悲怆的歌声。这一切塞外的风光，激起他胸中的波涛：苦难的人民，贫瘠的土地……您多么需要和平、需要建设呵！

星期一上午，文学院院长室的秘书把祁庚叫走了。

简朴的院长室坐着一个中年人。祁庚进来后，他迎上前来握手：“祁庚同志”，秘书介绍说，“这位是社会部的崔超同志，他找你谈谈工作问题。”

“老崔同志，原来是你呀，你经常参加我们的小组活动，我还以为你是学校的干部呢。谈工作你就直接找我好了，何必通过院长室？”祁庚很喜欢这位和蔼可亲、对人体贴入微、说话娓娓动听的“老八路”，佩服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

“正式谈工作，是要通过组织的。”老崔慢条斯理地说，“党中央最近明确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我们要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因此，城市工作要加强，组织上考虑你有较好的城市工作条件，打算派你到敌占区去，你看怎样？”

“做什么工作？”祁庚估计，他最近在小组会上多次谈到在重庆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的种种情况，也敞开心扉谈到他的志趣和投奔解放区的愿望；在崔超的诱导下，他还谈了

自己的经历和重要的社会关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切都被参加小组活动的老崔同志“记录在案”，成为选调他的依据。重返敌占大城市工作，他虽然不愿意，但是，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被重视、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时，心中是多多少少感到欣喜和自豪的。

“准备派你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工作。”老崔笑咪咪地打量着祁庚，等待他的答复。

祁庚原以为派他到城市去搞学运或工运等群众工作，搞情报工作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意外。过去，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部”这个组织，更没有做过情报工作，他仅仅在侦探小说、间谍故事中听到过“情报”这个词儿，这项任务对他来说是太陌生、太神奇了：“老崔同志，不行啊！我从来没有搞过这种工作。”祁庚几乎不假思索地表明态度。

“情报工作是党的秘密工作的一部分，在敌人政权下搞宣传、组织等群众工作，实际上也是秘密工作，这两项工作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各有各的要求和任务。不要把情报工作神秘化……”老崔概括地介绍了情报工作的特点、要求以及在战争中作为一条必不可少的隐蔽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以后，又仔细分析了祁庚从事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他问祁庚：

“你对我说过，你和芮岚同志去年秋天在西安时，国民党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新闻处处长不是邀请你回山西，参加筹办省报吗？你是F大学的高材生，又和那里的上层人物有关系，顺水行舟嘛，利用这个机会，逐渐接近和打进阎锡山的领导层，事情就大有可为。当然，困难也是不少的。”

一向积极热情，组织上无论分配什么任务都全力以赴，从不讨价还价或计较得失的祁庚，这次却不同了，他被这一

件意外的任务搞懵了，感到摸不着边际，也无所适从。他心不在焉地听着老崔的分析，长久沉默着，一言不发。

“大祁，你先考虑考虑，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过几天再听你的意见，好吗？组织上会考虑你的意见的。”老崔深知祁庚内心的活动，只是有些问题不便说透，需要通过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方能水到渠成。强扭的瓜是不甜的。他拍拍祁庚的肩胛，亲切地和祁庚握手告别。

三

和崔超谈话的当天晚上，祁庚辗转反侧，思绪万千，难以成眠。他首先考虑到，搞情报工作要学会伪装自己，学会同敌人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打交道，这是他所不习惯、不愿意的；他的志趣在于用他的笔去直抒胸臆，去诅咒旧世界，赞美新世界；其次，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机密情报，是从虎口里夺食的生涯，是无形战线上的白刃战，这种工作对他来说真是太生疏了；第三，这是他心中的隐秘——他委实舍不得离开已经属于他的芮岚。她跟着他走上这条艰难的革命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啊！她原本是个充满骄、娇二气的阔小姐，父亲在岳阳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化工厂，她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然而，当她一旦钟情于祁庚并对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产生了朦胧的赞同以后，便断然舍弃了对家庭的眷恋和毕业以后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的打算，和祁庚联袂北上，千里迢迢，投奔解放区。她深深地爱着他，他更爱她的坦率、热情和奔放，他已被她放浪形骸的媚人的劲头儿征服了，又何忍舍她而远去！

然而，在革命的年代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年轻人，总是以革命需要为依归的。祁庚经过反复考虑以后，终于接受了这项神秘而艰巨的新任务。

第二天上午，祁庚打通社会部的电话，把他的抉择告诉了崔超。下午，文学院原本有一个重要学术讲座，由诗人艾青讲授诗歌创作体会，他只得放弃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集中思想考虑怎样说服芮岚，使她同意和支持他的新任务。

晚饭时，祁庚在饭厅找到了芮岚，她和学习小组的几个同志正在地上蹲了个圆圈吃晚饭。祁庚在近处瞅着她喝完小米粥，上前捅了捅她的肩胛，轻声招呼：“芮岚，到外边转转去。”

“我正要找你哩。”她站起来，掏出手绢揩揩嘴巴又问道：“报社调你的事有消息吗？”

“没有。”

“整天报告会、讨论会，专业学得很少，而且学员程度不整齐，我真腻烦了，你和报社打打交道，咱们一块儿调报社工作好不好？”

“这要看工作的需要，哪能由个人，还是安心学习吧。你嫌课程少，学得浅，可以自己读点书，莎翁的戏剧，雪莱的诗……够你读的。”

“我看过，图书馆根本没几本象样的外文书。你听我说，大祁，我希望工作确定后，我们就立刻成家，没有固定的住处，过礼拜六^①也行，嗯？你说呢。”她和祁庚并肩走

注①：“过礼拜六”——战争时期，一般干部中的夫妻无条件同居，只有到星期六晚上，同伴们给予方便，方能鹊桥相会。

在东山坡的小路上，四顾无人，便拽着他的臂膀，仰着脸娇媚地瞅着他，申述她强烈的心愿。

祁庚憨笑着摇摇头。没说什么。

“你说能行吗，哎？一个多月了，我真想你呀。”她说得坦率、响亮而又柔媚，渴求的眼神望着祁庚，期待着满意的回答。

“和你的愿望相反，阿岚，我要和你分手了。”祁庚终于摊牌了，他的语气是坚定的，毫不含糊的。

“开什么玩笑，别跟我逗喽。”她学说着带有湘音的普通话，骚情地在他的屁股上拧了一把。

“是真的，组织上决定，派我出去搞情报工作，我找你就为这件事。”他的脸色严肃而冷峻，一字一句郑重地说着，只怕她当作玩笑和戏谑。

“什么情报工作，到哪里去？”芮岚怔住了。

“可能到太原。情报工作嘛，你不懂？就是做间谍，打进敌人内部，了解掌握敌人的重要情况。”祁庚力求在不违反保密原则和不使她过于担忧的前提下对她概要叙述了崔超同他谈话的过程，而后体贴入微地安慰她：“我完成任务就会回来看你的。”

“不，我不同意你搞这吓人的工作，更不同意你离开我，这个姓崔的在哪里，我去跟他说。”芮岚本能地反射性地堵在祁庚面前，气咻咻地说：“现在就去，他在哪里？你告诉我！”

“阿岚，你还不不懂，我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祁庚耐心地解释着。

“我不要听你的大道理，我硬是不要你走！”她带着浓

重的湘音和祁庚赌气。

“不行啊，阿岚，我是共产党员，我得听党的调遣……”
在战争年代，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但是在无法有力地说服芮岚的情况下，笨拙的祁庚只得在芮岚面前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面目，以博得她的理解。

是的，祁庚讲的革命大道理确实是他自觉遵守的信条和行为准则。刚刚参加革命的芮岚在解放区一个多月的学习和生活实践中，也体会到祁庚的话是真诚的，道理是无可非议的。但她的攻势并没有停止，这意外的变故在她胸中掀起的激浪并没有平息；她再三思忖，决不能离开她心中的英雄：

“大祁，你不能丢下我。我跟你来，也要跟你去；你当间谍我也当间谍，只要我在你身边，我什么也不怕。”

“说起孩子话了，咱们是经过太原到这里的，那地方白色恐怖多严重，你人地生疏怎么能去！何况，组织上是派我一个人去的。”

芮岚语塞，无言可对，祁庚也辞穷计拙，只是笨拙地反复说着一句空洞无力的话：“你放心，我会回来看你的。”

她扑在祁庚胸前，抽抽噎噎地唏嘘不止，热泪扑簌簌地滴在灰布棉衣上。

皓月从东山头冉冉升起的时候，两个忘情的年轻人还在清冽的晚风中并肩漫步，娓娓叙谈。直到治安巡逻队提醒他们当心坏人打黑枪，劝他们回去时，才无可奈何地返回学校。芮岚翻腾了一宿，难以入眠，终于面对既成事实，作好了与她崇拜和热恋着的祁庚诀别的思想准备。

祁庚离开华北联大，换上便衣，在一个秘密地点个别接受了一星期的情报业务训练后，日内就要出发了。临行前

夕，社会部徐部长会见了祁庚，对他讲了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大城市从事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又关照在座的老崔：“多多关心大祁同志的家属。”祁庚同志急忙解释：“我没有家属，我还没有结婚呢。”了解内情的崔超从心里喜欢这个在自己人面前憨厚老实的祁庚，他和部长笑着交换了个眼色：“要不要徐部长做你们的证婚人，补办一下结婚手续？”徐部长和老崔的朗笑，使祁庚感到难为情，他腼腆地说：“不用了，不用了。”这笨拙的回答又引起一阵欢笑。

回到住处后，善于体贴年轻人情感的老崔对祁庚说：“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把你们这一对从南方飞来的鸳鸯拆散了，你和芮岚同志今晚到招待所去过个‘礼拜六’吧。”他多少有点儿歉疚地把一叠边币交给祁庚，紧握着祁庚的手说：“这是路费，到康庄后去人民银行兑换法币。由于秘密工作的要求，明天我不便去送你了，再见，祝你成功！”

“再见，老崔同志！”祁庚诚挚的目光凝视着老崔，紧握的手许久不肯松开。

四

傍晚时分，祁庚和芮岚来到机关招待所，找到了小赵。

“大祁，小芮，欢迎你们两口子来‘过礼拜六’。不过，今天还没到礼拜六啊！”小赵和他俩开玩笑。

祁庚默然一笑，没有答腔，芮岚却爽朗地反诘小赵：“谁规定的，不是礼拜六就不准来！”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对你们二位我保证随时招待。”小赵一面调笑，一面把他俩带到一间精致、安静的单间卧室。

可能是崔超同志关照的，晚饭在招待所的小餐厅进餐，小赵亲自端着木盘送来了美味菜肴：口蘑烩豆腐、京葱爆羊肉、辣椒炒肉片，还有一碟罐头沙丁鱼。小赵笑着说：“眼下在张家口这是最好的小灶饭了。你们先吃着，待会儿还有羊肉包子，蘑菇粉条汤。”说罢，掀起棉布门帘出去了。吃惯学校大灶饭的祁庚和芮岚面对香味扑鼻的佳肴，理应胃口大开，饱嚼一顿才是，可是两人坐在餐桌前相对无言，谁也不先动箸。

“愣着干什么，我们吃酒吧，这瓶酒算我给你饯行。”芮岚打破沉寂，起身从书包里拿出一瓶刚刚买来的当地特产宣化葡萄酒。她撬开软木塞，满满斟了两杯，一杯双手捧到祁庚面前，另一杯自己举起，强颜欢笑地向祁庚祝酒：“祝你一路顺风！”说罢咕嘟一口喝干了。

“好，再干一杯！我的壮士。”祁庚饮罢一杯，芮岚又给他斟满，她自己也斟满酒杯一饮而尽。

祁庚看着她豪饮、壮别的气势，失去了昔日温存、洒脱的情态，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从中感知她难言的悲怆，又苦于找不到中听的语言去抚慰她，只好说：“我们边吃边谈，自斟自饮好不好？阿岚，虽说是葡萄酒，喝多了也要醉的。”他深情地看着她，把湖南人爱吃的辣椒炒肉片推到她面前。

“这才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我今晚就是要呼酒买醉嘛！”芮岚在长城脚下的边塞之地举杯为